





文集卷第十九

傳

嵩山景迈生昆說之字以道

一字伯以



楊雄別傳上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周幽王封宣王子  
尚父于楊號曰楊侯其後并于晉河東楊侯子  
孫遂以楊為氏雄本晉之楊自其五世祖季徙  
諸蜀雄少而簡易清淨好古季徙同郡嚴君平  
遊顧尚好辭賦宗司馬相如嘗嘆曰長卿賦不





從人間來其神所至即初相如與枚乘孽子臯  
思敏疾相如頗淹遲有以二人問者雄  
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廟  
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然帝於辭賦  
自俊捷亦苦相如之艱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  
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何  
如耳蓋相如亦自謂有所短而雄之論乃如此雄  
嘗作縣邛銘王佾頌階闈銘成都城四隅銘蜀人  
有楊莊者為即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

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待詔承明之庭時永始四  
年也雄年四十矣帝方以正月郊祠甘泉詔雄  
賦甚遽雄蒼猝應詔其賦極瓌瑋盡諷戒之義  
乃三月帝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以祀后土雄  
又作河東賦以帝好廣宮室又作子虛賦以諷  
戒帝多玩書善雄賦頌出入遊獵雄必從十二  
月帝縱胡人羽獵雄因作羽獵賦雄既待詔歲  
餘給事黃門為即後一歲帝又命雄作繡補靈  
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帝得之喜甚當時之語曰



玩子雲之篇章樂于居千石之官西羌嘗有警  
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詔雄即未央宮充  
國圖畫為頌綏和元年秋帝大誇胡人多禽獸  
復幸長楊縱胡客大校獵雄復作長楊賦上之  
比以諷帝雄為即時自奏少不得奉而好沈博  
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晚直事庶得  
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  
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時京師班嗣者右  
曹中郎將遊之子顯名當世遊嘗賜秘書之副

而嗣為人好賢從雄遊雄由是內外之書無不  
觀矣然非聖不好也時人稱雄曰西道孔子有  
張子侯者問沛郡相譚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乃  
貧如此譚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  
為魯孔子而不能為齊楚聖人耶王公子亦問  
子雲于譚曰漢興以來未有斯人雄雖甚貧  
而輕財惡利無所事于世作逐貧賦以自見曰  
楊子遁世離群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隣垣  
乞覓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  
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禍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藜食貧無室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  
不繁徒行負債出處易以身服有後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霑躄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  
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  
矣勿復久留貧曰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  
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  
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  
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  
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杯酒為池積肉為嶠是  
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  
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堪暑少



而習焉寒暑不忒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  
千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  
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  
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  
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尔居終無厭  
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人皆媚之以貴富雄獨安于郎署而大覃思渾天  
或者信蓋天之季詆渾天雄乃發八難：蓋天  
以通渾天云日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

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  
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  
今三百六十度何也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  
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  
去五十刻何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不見即斗  
不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去當見六月不  
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以蓋圖視天河處斗而  
東入狼狐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周  
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



當多今見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  
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天至高  
地至卑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縱人目可奪水  
與景不可奪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  
影上行何也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  
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視蓋捺與車輻間近  
杠轂密益遠益疎今北斗為天杠轂二十八宿  
為天捺輻以星度 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  
今北密何也時獨相譚信雄季雄與譚嘗同奏

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暴背雄語譚曰蓋天  
以天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  
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  
法渾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雄按渾天著書曰  
大玄曰玄也者兼天地人之道而天名之或曰  
述而不作玄何以作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或曰玄何為雄曰為仁義或曰孰不為仁孰不  
為義雄曰勿雜而已矣雄于玄用思甚苦嘗夢  
吐白鳳集玄上久之而滅或曰無為自苦故難



傳當時儒士劉歆張竦輩雖與雄善拙于玄弗  
好也雄知時人所好在彼不在此乃作太玄賦  
曰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子之倚伏省憂喜之  
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々著乎日月兮何聖  
人之暗燭豈惛寵以冒灾兮將吮臍之不及若  
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隱而輒息兮  
火猶熾而速滅且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  
極奚貪婪于富貴兮迄喪躬以危族豐盈禍所  
栖兮名譽怨之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合肥

而見熇翠羽嫩而殒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  
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  
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誇世兮疾身沒而名  
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于中谷納媯祿于江  
淮兮揖招喬于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  
以濯足朝發軔于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  
里而一頓兮遇列仙以訖宿後青要以承代兮  
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  
曲茹芝英以禦肥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



窺天庭兮騎駢馳以知螭載羨門與僊遊兮永  
周覽于八極亂曰其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  
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度青雲兮不卦罔羅固  
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奠魚腹  
兮伯姬曜名爰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  
跡屬婁何足云兮譬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于  
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李兮独鉅鹿侯芭  
授玄于雄為玄章句相譚亦好之然不若好雄  
賦之甚也譚嘗問雄曰何以能賦雄曰能讀千

賦則善初雄因成帝嗜酒作酒箴以諷帝曰觀  
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  
入口滅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纏微一旦虫礙  
為党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  
鷓夷鷓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  
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  
言之酒何過乎時杜陵陳遵放縱于酒見雄賦  
大喜謂所友張竦曰吾與尔猶是矣故其因人  
問賦可以諷乎雄曰諷則已諷而不已吾恐不



免于勸也又有問雄少而好賦者雄曰童子彫  
蟲篆刻壯夫不為也蓋其晚年立言明教絕意  
于賦不復為矣因時人問答著法言十三篇明  
帝皇之道而廣大幽微備矣建平四年單于上  
書願朝五年哀帝時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  
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  
由是難之以問公卿諸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幾雄上書諫帝以為六經  
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  
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  
來之隙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為國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  
以過邊萌之禍書奏天子感寤召還匈奴使者  
更報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五十斤雄  
視朝廷綱紀紊亂知言之不行而不言然獨見



机會之决弗得弗言也元始中徵天下通小篆者以百数各令說字于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以續蒼頡篇又蒼頡字之重複者凡八十九章雄善書在西京時以書稱者蓋寡前有司馬相如張敞嚴延年後則史遊孔先劉向雄及陳遵雄久為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常提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鈔摘次于槧積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方

言者蓋尔雅之流也時茂陵郭威好讀書以謂尔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雄雄曰記有孔子教魯哀公季尔雅尔雅之来遠矣自古季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儔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等語

楊雄別傳下

劉歆聞雄作方言移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道人使者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



其最因從事却隆家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  
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  
詁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  
身修軌不暇何惶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  
絕言異國殊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  
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能經年  
銳精以成書良為勤矣歆雖不溝過庭亦克識  
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  
此甚為子雲嘉之以今聖朝留心典故發精于

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  
知謠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  
以振贍殊無為明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  
于罷朽所謂知畜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  
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  
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飢春之  
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  
願願與其最目得使入隸令聖朝留明之典  
雄報歆曰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



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  
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輜軒之使秦籍之書皆藏  
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  
有嚴君平臨邛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  
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  
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  
耳翁孺略有梗概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  
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復論思詳悉集之  
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奇之常為雄言

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雄以篇目頻示之伯松  
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玄經  
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  
否則為坻糞棄之于道矣伯松與雄獨何德慧  
而君與雄獨何諧隙而當匿乎哉其勞戎馬高  
車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  
于昆嗣言別于藻藉誠雄心至精之所想講也  
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雄少  
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



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試崇而就之  
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此又  
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  
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唯執事者圖之  
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時歆為  
王莽國師威權可畏而雄之辭如此蓋明其心  
不與歆也然當其時士皆言符命勸莽代漢唯  
恐其晚前後封侯者百數其不附麗者莽輒殺  
之雄為朝廷聞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默逮

莽既僭乃奏劇秦美新一篇劇秦之慘酷而美  
諸新待新猶秦耳甚莽方自聖而弗寤也先是  
建國五年元后崩莽詔雄作誄有曰漢廟黜廢  
移定安公皇靈祖惟若孔臧其言亦無阿倚  
特以耆老久次為中散大夫雄見莽更易百官  
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  
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僕司農  
大鴻臚將作大臣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  
箴及荆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



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先是雄在蜀時嘗著蜀王本紀蜀郡賦以極其山川地理人物之實又嘗錄宣帝以至哀平紀傳皆備其後班固因之嚴遵君平高蹈之士也雄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辟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惠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君平相見欲屈以為從事卒不敢言乃嘆曰楊子雲

誠知人可謂哲矣雄同郡里中田儀與雄幼稚交後雄舉之于朝久為五官郎中以私得罪時舉儀者皆懷赧低眉以自恐恨劉歆亦為雄云云雄曰儀舉至日雄之任也知人之德竟舜猶病雄何慚焉議者終多雄之知君平而不以田儀累之也孔子元者孔子十七世孫也為郎校書七年官不益或訛以不恤進取獨雄與善山陰陳囂有義行名未振雄上書薦之于是聲名粲然傳世矣仕至太中大夫潞水伶玄好琴知音律



善屬文然無所矜式雄獨知其才而病其季之  
不適正知之而弗好也蓋雄之好惡不苟如此  
及于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  
嚴君平蜀人聞之有山願載名于法言者  
雄謝之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甘露元年戊寅  
鷄鳴雄生天鳳五年四月乙丑晡卒葬安陵阪  
上侯苞相譚共為治喪朝臣郎吏及諸公遣世  
子來會送甚盛譚為歛賻起祠置堂苞負土作  
墳號曰玄冢與譚守墳如子禮雄有子曰童烏

九歲與玄文先雄卒雄比歲亡一男竭力歸葬  
于蜀雄由是益貧及雄卒不能歸葬而妻子子  
還自長安

嵩山晁說之曰楊子傳孔子之道立言明教宜  
其行事甚大昭著無遺而有不見于本傳者得  
之于諸子書傳記因次第之為別傳焉有與本  
傳異同甚者疏之雄為郎不願受奉以視無仕  
進心幼子卒而必經紀及葬于蜀以視不終長  
安故守一官而閱三世不遷觀其人豈詣行在



敵賦者而本傳言秦甘泉苛賦蜀人楊莊誦雄  
文于成帝三因徵雄待詔而肯為王音門下吏  
即至于授閣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辯之者

李挺之傳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  
為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  
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  
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  
蘇子美亦從伯長李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种征君明逸种征君受之希夷先  
生陳圖南其流源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  
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州獲嘉  
縣主簿稚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  
居毋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  
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萬志  
果何以康節曰簡策迤外未有迹也挺之曰君  
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孝何他日則又曰物  
理之孝矣不有性命之孝乎康節謹再拜悉



受業于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  
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為世  
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  
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  
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之盡不  
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時范忠獻公守  
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帥延安送者不  
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  
居頃之忠獻貴安陸挺之泐檄見之洛陽前日

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于是乎恨知挺之  
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荐挺之于葉舍人道卿  
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叅軍李之才年三  
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遠不肆不窘固足  
以躡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頗無  
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  
世必過人甚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  
者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  
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



盡心以成之者也。近年素不喜屈謁貴任，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鄉之門，通焉而後已。道鄉且樂荐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簽署判官，于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

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嵩隱晁說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學及乎世，死又不得以名覺乎後之人，豈大雅君子之志哉！李先生者，師事穆伯長，友石曼卿、尹子漸，師魯其為弟子者曰邵康節、劉仲更。側聞史氏為六人者立傳，獨不及李先生，何耶？輒論次以待。



他日史官採擇不足者上其可也  
河南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  
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尹子漸貌相類又相友善  
挺之死于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  
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歎以是故學及卒也  
墓表

嵩隱長子墓表

嵩山晁說之長子公壽字平子大觀元年丁亥  
疾病中改名公艾生于昭德故廬時元豐八年

乙丑少教龐有成人之氣象方年十三四寺庭  
游行多得古書畫以歸嘗欣然視予曰是北齊  
楊子華勘書圖中一幅也博古者驗之猶信雖  
幼善用硬黃影榻古法書予因見澗上陳叔易  
寫科斗古文頗留心願季頌非宜教童子者則乃  
輒自能為文外作五字詩往往有合處時學李  
賀歌行亦不凡專讀禮記嚴于陸氏音其義說  
制度根柢鄭氏孔氏不苟異妄從益其志不規  
于舉子事業也間則泛觀務博庶幾可與季士



大夫語言予知其所能者如是而止也逮其既卒余親為料理其書篋見其簡牘之志甚大有數巨編正書細密是謂資治通鑑鈔蓋其中夜燈下之功予悲怛于是增甚久不能忘也其卒在陝州芮城年二十有三丁亥六月丁巳也是年之春暴得嗽疾恐貽父母憂強忍不以言既不能離枕席父母始往問所苦必曰今日少損亦未嘗不巾櫛也一日私語其妻子曰我死矣謂父母何至死不復它言方其未病時予偶與

論近世人物白首而不遭者或咎諸人彼夫不得壽者又將誰責如吾家微之光道渙之繪道王文正家慥子顧原武小邢廬山劉和仲皆奇才也吾見輒愀然不懌曰是數人者何恨往見稱于東坡諸公余當時不知其語不祥也今復忍追恨哉母盛氏自芮城歸其柩于東里祖塋政和四年甲午四月乙卯葬于祖塋東第二域之甲穴妻賈氏女三歲曰鍊師男方生六月名子健



邢惇夫墓表

邢惇夫名居實生數歲以奇童稱逮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七文章各擅體制十八九則論議凜然自成一家法甫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恨有為其父尚書公相持而哭于數年之後者惇夫身幹如尋常男子而廣頰大口眸子炯然精神虹舒霞舉也韓少師見其童見時異之許妻以孫女元豐中孫莘老李公擇方官于京師惇夫游二

公之門二公待之常若不足一日侍孫公談春秋是孫公之所名家者引類及南史人物又入於北史博大種節調理無少前却疑似之語是時孫公鬚鬢皓白為秘書少監與惇夫相對若翁孫然既而黃魯直自吉州太和縣移德州德平鎮過京魯直有書稱晁以道論士三人其書今行于世所謂三人則惇夫陳無已江子和是已元祐之初海內流落望實之士中都畢集惇夫因得翱翔自振其才辯而師友日盛悉為惇



夫忘年也一時政事更張士大夫進退惇夫爲之喜怒激昂有出於老成憂思之外者每嘆曰當茲日也安得司馬公常存呂公無恙後來者其謂誰耶惇夫雖年少而知國家尚少則難處乎前而貴老則難繼其後云惇夫大抵於人不苟隨必援古昔極源流而公是非繼於其大人則亦唯義之從惇夫卒於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公謫隨州時尚書公親問其所欲於垂絕之際無他唯曰乞黃魯直狀兒平昔以累孫莘

老銘之有不肖之文存焉則晁無咎宜爲序其後余兄無咎題惇夫南征賦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追配古人充其志非肯爲賀者雖然豈敢負其將死之託耶魯直題之曰嘗序江夏謝景回師復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竇涕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甚似吾師復也東坡題曰江南李大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亦足以籍手見古人矣惇夫亦云吾兄暨孫黃



俱不果成惇夫之所志惇夫二弟倜儻乃歆以  
文表于墓則歸之高山晁說之又已累年說之  
追念平昔與惇夫議論千百今不記一二徒可  
想像於心目間而書牘唱和詩亦無復少有存  
焉者蓋自飄流二十年之久也如復因循不如  
其二弟之所請則也日使惇夫之所傳彌不著  
者余之罪也以余之文淺弱使攬之者重於恨  
於前日三公則予於惇夫亦未爲無助也余嘗  
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

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  
也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於尚書公  
則於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  
曾元之事參也移此其忠願惟古之大臣哉嗟  
夫古人之不壽者余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  
五識聖賢治亂之源而極天人死生之符顏淵  
年二十有九頽然西卷之中有爲邦之志夫子  
告之以回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者果知顏  
子哉其次則又二人揚雄之子九歲而存則玄



當著明無待於侯邑魏武之子倉舒才三歲而  
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於殺荀文若  
輩矣則惇夫之壽夭所繫可勝言耶東坡貶英  
州道符離予見之語及惇夫曰自是國家失一  
文士於邢氏何有韓女先亡惇遂未及娶惇夫  
有文集若干卷名曰呻吟集墓在大隈山前祖  
塋之旁母趙氏宣和四年壬寅七月戊午朝請  
大夫知成州軍事晁說之撰

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

晁氏東眷舒州郎中元配公孫氏第三子其字  
次庸生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  
難事也識與不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選已學  
辭賦於諸兄間日一再作而作矣京師秋賦而  
時方以理財為新政主文劉貢父李公擇王忠  
甫皆與丞相論不同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以  
選甚高禮却不奏名既而廢詩賦用新經義公  
曰人各有才智而喜異也是不待一再作者生  
王氏詩猶雜以毛公詩登熙寧六年進士科注



單州城武縣主簿時初遣察訪使出按郡國不  
法遠邇震恐使京東者少年新進未更仕任特  
恃其兄參知政事與丞相方睦劾一路有幾人  
可免不坐是人方仰公氣象而不得不聽其言  
於是京東有寬政莫知其自公出而人被賜矣  
以瀛州防禦推官知洛州平恩縣縣濱河公與  
衆樂遊而獨色憂曰河不決今年則明年乃舒  
以調度民知無征而不知有儲也後有小吳之  
後一道遠邇病矣而平恩之民因以嘆公神明

之政德之今不忘也代還格礙不得改官以泰  
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民相慶曰平  
恩之父母也肯獨不以吾屬為莘人之子乎公  
於莘得上下之欣喜而譽益遠在平恩時上位  
居官如故而待公猶故舊朋友也置不舉屬吏  
禮數而轉運使李楚老猶不平陰以怒提舉保  
甲狄諮按刺公以保甲法時保甲法密秋茶也  
孰非保甲法之罪人哉前日以公為才而肅給  
異功狀者為今私不奉法而於時政有向背矣



獄具除壯籍居楚州大赦居兗州漸以還濟州  
公裕然不以欣戚於去來曰吾不在不得自致  
其身也和公初於濟貧甚何心於吾富哉人術  
甚疎而殆天有以富之他乃知天命祐之而行  
者君子也公於是居閑將十年猶一日也視一  
世之進退窮達須臾歌笑蹙三塗上多平生故  
人曰孰能為我往謝之嗟夫公能貧而富窮以  
達使用其才於朝宜何如哉元祐初有理訴所  
公亦未忍自棄於茲時也彼在位者乃不得特

恩洗滌公必欲以散官論如常法公去弗顧曰  
知命乃為君子和議者謂元豐多失士而元祐  
之失士亦不少也其在公特不仁者顧豈不有  
一哉一林之木異質先伐之材風雨既先摧之  
孰肯出力以培之此君子之困幽谷所以不覲  
三年也或終身幽谷而與株木處矣雖然使公  
之官於朝也亦幾何時留哉識者謂使朝廷之  
棄公不若公初自劾國棄之也聞者悲之公閑  
居何以發揮其伊鬱侘傺之感哉自念離騷之



變國風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國風者非忘  
之也其後以宮商為樂府者又自一離騷也以  
故公於是辭有律呂矣其傳寔遠上達于六宮  
會新作大晟府起黃鍾于 上躬之中指棄塞  
古今諸儒異同之論坐取三代以來鍾鼎磬鐸  
鏞鈇之屬毀而碎之視不復用 昭陵留心躬  
以封緘之品度亦不可存矣師臣末為此媚上  
之術鼓舞天下要得天下咸知其不可起而仕  
者必為我出也公乃被逐召入大晟府奉 旨

作為一時瑞物之辭乃還公承事郎大晟府按  
協聲律咸曰徹乎其衆望也蓋公於語言酬酢  
之初失師臣之微矣是行也不知公者謂公喜  
矣知公者為公恥之嗚呼前謂公仕於朝而達  
也亦能久而待其才之輸乎彼李固杜喬輩於  
漢祚三絕人君殘昏失道之時能為其次而不  
能為其上五王黜周后及唐帝斂天下之情而  
一日身之敏矣然能勇決於臨事而遲疑於束  
事二者相望於千歲而不保其躬卒始後世紛



紘之大患則一也公有以當斯任也必見功烈  
之出非常而不終日矣其他脂膏之厚簿尚敢  
為公陳哉有以樂府辭為公稱者重可悲乎公  
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昭德外第  
實至京之踰月也娶梁氏男三人益之觀之同  
之女三人壻曰滕伯奇翟光弼馬承休以其年  
九月十九日葬并魚山世墓之次後十有三年說  
之避地海陵乃得論次表公之墓如上建炎二  
年戊申九月甲申從姪具官說之撰

宋任城晁公墓表

公諱仲詢字芻民本澶州清豐之晁至公七遷  
而為任城之晁曾祖諱佺贈太師中書令祖諱  
講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諱宗愿真州  
軍事推官母黃氏以年特恩封壽光縣太君公  
生而異群兒出言甚大自謂必能有成者年十  
有五從其兄丞吉州太和時黃魯直知縣事一  
見公奇之其初見暨別皆有詩而唱和於其中  
間者則多矣有云歎君豪甚倚天劍又云見君



有家風懷抱如冰清特其存而不泯者云耳今  
其字芻民者魯直序而命之也越明年去親側  
遊太學群四方之士試而為第二人其居太學  
者十年單棲猶遠方後門寒士而未嘗妄出為  
人一飯留也固無久太學諸生好遊之常態其  
初欲為太學之行也於故人所贈金不得辭則  
席其林下而去凡五試禮部不奏名退歸任城  
事親而樂為嗟乎任城可居而公無銖兩以居  
之也公自為言曰士之孝則吾豈敢若因天地

之道利謹吾之身而節時之用以脩吾觀之其  
旨者庶人之孝也吾何敢不勉由是公有富之  
名而燕四方賓客不間於三日也勤施遠近之  
遊子必顧彼之意而不顧室中有無也禮文儀  
物行於宗族者隨歲時寒暑酒炙行焉率以為  
親庭之樂也故時大家之風流亦於是乎可見  
矣人益以富稱公而公富之建公貸錢以奉壽  
光之葬并舉族人之旅殯十數於是人始嘆公  
之德守難窺也蓋公風儀凝重不妄言笑一喜



怒猶儼若也大抵非累世積善之家不生絕俗  
積德之子恭惟中令生唐末天祐長於中國亂  
亡之際歷五代百戰之煙塵而能保其上世之  
詩書不改其馮掖之舊若仕則吾不能彼親舊  
必以聘我則從之亦不能久我也實生三子其  
誠孝直方一德猶一人也特其仲子文元公達  
而顯於朝伯侍郎公季尚書公不達則在鄉黨  
郡國爲顯人也惟我三祖同德而同慶後之子  
孫亦均被其澤公祖尚書公不忘文元公之典

刑尚文莊公之珪璋使公壽而仕必克顯矣視  
其晚暮以年格僅釋褐不亦傷乎說之不肖竊  
以謂夫子特與曾子論孝之後羣弟子乃起而  
各有問焉不然羣弟子之舊聞夫子有語於魯  
子者亦春秋之常事也孰知孝德之辨深矣哉  
惟神明其意默不待問者曾子之孝也意已至  
而德未安必待問焉者羣弟子之孝也恭惟公  
之德備矣特歸之於孝而得曾子之孝者也公  
勤於壽光之封乃以鄉里小見之所欲而謹欲



之不知於吾親吾學果何如也殆類彩衣仆而  
兒啼者乎因壽光之封而論晁氏之積善豈不  
本原之哉乃遠不自於中令以基之侍郎文元  
公尚書以崇之文莊公以大之則曷以知公德  
之所植哉松生古澗千尋之底而不試自與清  
風期也卒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年五十九葬  
濟州任城縣諫議鄉魚山實其十一月丙寅娶  
鄭氏男三人端規端矩端準女八人壻曰迪功  
郎東道總管司幹辦公事張表臣承直郎京東

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龐遜孺登仕郎閻立公  
肅進士閻立公禧進士閻立公遵三早遊孫男  
三人宗之勝之曦之孫女一人公之三子聞母  
夫人訓曰尚德而傳可久者文也時無其選猥  
命說之表公之墓固不敢言文而亦知歎曰公  
如得以卿大夫之孝輔本朝以孝治為家法  
之隆上尊吾君宗廟之榮下永百姓父子之  
慶則其在晁氏者可忘言矣又何敢辭建炎二  
年九月九日族姪孫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提舉杭州洞霄宮說之謹述

墓誌銘

江子和墓誌銘

君諱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始江氏自漢轅陽侯德為陳留圉城人祖諱休復而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考諱懋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十七遊太學為同輩敬憚獨裕然不肯就公試或試則居上列常歎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慙耳方是時東坡謫居黃州子和特傾慕之以書

講學焉子和於一世德名人皆願從之遊聞人毫髮之善汲汲稱道惟恐不及蓋自其舍人之風流為然子和學詩律於黃魯直論經行於徐仲車為尤謹二公俱以子和為賢此二公者他人或不能並善其家法也方舉世不為春秋之學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為人和一見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共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於諸公聞子和之志行遠矣或其事親孝能色養教二年必欲與己同善然



諾謹於僕妾不悔乎童稚終日在閤室無惰容  
如天使而壽且仕宦得時爲祭酒爲御史大夫  
勸講金華則優矣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紹聖四  
年七月二十三日疾不起娶王氏能爲子和躬  
勞苦先子和卒再娶張氏子男三人女二人其  
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稱二弟哀子和之  
遺藁爲集若干卷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  
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  
謂君先之也魯直則曰子和文辭簡理似尹師

魯以崇寧五年五月十五日從葬于陽夏先墓  
之次崔六合爲行狀黃州潘邠老欲銘之而邠  
老卒死立張文潛又欲爲銘會文潛病不果說  
之亡弟微之光道與子和早相善因得子和在  
兄弟間乃爲之銘曰  
天何爲哉嘻善士植植方茂忽以逝不使究極  
能厥世或如好之聊嬉戲彼頑克狠天亦畏一  
既生之莫敢斃又且富貴如其志子和九原何  
所遺漢轅陽侯百世嗣



壽昌縣君劉氏墓誌銘

齊安江使君諱懋相之繼室曰壽昌縣君竇墨  
莊劉氏也皇考司封貞外郎諱啟司封之從父  
兄翰林侍讀學士作春秋劉氏傳者當時以字  
稱之曰劉原甫江隣幾至今聞之者凜然有生  
氣夫人劉原甫侍讀家女嫁為江隣幾舍人之  
子婦其耳目聞見孰非名教禮度事加之夫人  
天資靜密醇素真如夫人上世所稱古列女也  
哉然夫人猶恨歸江氏時舍人捐館已久曾不

及一日之養每遇薦新享歲事則未嘗不感恻  
加敬折旋於爨燭戶牖間自移其事生之意以  
為禮文也有故老能談舍人及永嘉郡夫人舊  
事細及起居狀則夫人謹事其語以之輔佐使  
君教諸子曰是江氏家法也願共守之不懈使  
君罷官青龍邑民獻果棗藉黃金以使君命納  
舟中天人視之驚曰此何物須使君來詰其故  
乃更數政不得直之冤訟來謝耳遽并斥之使  
君卒齊安吏民合賻甚厚大人涕泣曰豈徒吾



心有不可耶將不恥使君平生之操歟吏民相  
與歎息徘徊莫得其涯而前夫人自少衣綸翟  
珥不肯華侈逐時好其言動君有尺寸可繩墨  
不惑朝夕平居一室歛足正坐凝然終日更祥  
暑儀容亦甚整如對嚴賓而陰議論皁白一時  
士大夫毅如也自使君卒其家事則或不專焉  
必諸子之待曰吾有子賢夫人實能器其子而  
責之甚遠蓋夫人之識度然也端友等一日白  
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

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  
司者二十年常為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  
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於此  
乎第汝安則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季端本俱  
遂優游於園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夫人年六  
十有九崇寧五年四日戊子以疾卒五月戊申  
相陽夏先塋使君之墓速葬亦夫人平昔之志  
也男三人長端禮早卒次即端友端本女三人  
亦皆令淑宜其夫家既葬端友哭曰吾母曾參



范滂之母也人或言我非夫人之子我不知我  
與季有異同於吾母也既而得其所生陳於京  
師且言兒生甫三歲媪去江氏今三十年矣端  
友於是哭益哀殆不勝喪求其宜銘者說之大  
父金紫與舍人同館相善實奕世之好乃為之  
銘曰  
周道既衰閔雅思古漢至更生乃傳列女寧自  
知其後世真有顯家之媛如當時之所序墨莊  
之榮耶圍城之興耶是實儀範海內為婦為母

顧惟祔我賢使君越百有千年不得而稱之曰  
江母之墓

宋故朝請大夫管句舒州靈仙觀騎都尉  
段公墓誌銘

公諱與言字彥昌始段氏得姓自段干木之後  
徙武威為武威之段世以忠武有聞人漢金城  
太守會宗唐太尉秀實其遺風又特高矣唐禮  
部郎中蘇州刺史同泰始為滎陽中年人公之  
先晉天福中自緡河川內徙為汴人公皇考光



祿卿贈太尉幸葬公皇祖三班借職閩州監押  
贈監門大將軍重進子鄭又復始為鄭人公從  
先祿任為太廟齋郎調嘉州龍游縣尉終更就  
辟尉捷為遷成州軍事推官再佐文州改宣德郎  
知河中府猗氏縣轉通直郎賜五品服有勲官  
監延安府折博務轉奉議郎勲亦一轉今上  
即位覃恩轉承議郎通判邠州軍州事又倅耀  
州餘年自謂不任事乞閑得管勾舒州靈仙觀  
凡以賞官五轉至朝散大夫勲三轉至騎都尉

大觀三年三月己巳暴得疾卒于鄭年七十歲  
公為人質愿廉毅非有意於寡言辭上行而天資  
不以利欲自遷而然倦之輒之終日若無所與  
於人間者人於公始以難親而忌之卒服其常  
而畏且譽之公既以是有家而其居鄉黨從宦  
蒞政無險夷率一執轍而未嘗軒輕也捷為有  
沐川蠻酋欲以譚官失識為亂遠近恐甚公曰  
何害匹馬走溪洞喻之曰譚官一日信有罪矣  
其如朝廷百年恩德何蠻酋相率感慟而去公



即丁內難嘉人念公貧無以遠歸率賻甚厚公謝之再三曰非孝子待死之志也卒不受一錢公在成州時元豐間有靈武之役使者委公掌兩川金幣于鳳翔以佐軍實有司以朱墨無前此環視不知所出公獨閉暇先會其大數若于而前期枚處以待之彼執券劑詳然聲軍法來者乃拱手有德色而去倚氏之政尚嚴而終不失古良吏之風常以謂政事莫先於務農躬視種植之法及公受代而田野桑榆滿矣人稱之

曰段公林邠若耀皆環慶之衝西陲勁兵襟帶也公謹其倉庾而仁之進築木瓜堡無一人亡者公平居敝衣糲食無所嗜好每觀光祿翰墨遺簡則有綵衣兒啼之色若其親之存者此則反乎古人不讀其父手澤之說而同歸於孝也公娶王氏初封仁和縣君再贈長興縣君先公十有四年而卒子三人宏假將仕郎案三班奉職環慶路第八隊將安尚幼三女長適承議郎通判揚州軍州事喻齊次適奉議郎知開封府



咸平縣陳天錫次適假將仕郎張禱孫男五人  
女四人皆幼宏等以六月甲申葬公于鄭州  
管城縣懷忠鄉青店里先塋之次禱實說之不  
出也狀公平生來乞銘之曰  
有猗其枝有清其陰誰其思矣段公之林寧獨  
猗氏所戾謳吟問何至然前修是欽段氏世家  
誠信不疑輕兵深入定小昆彌老斃持馬撫郅  
亂師公之為政敢不肖之鄭實故里鳩杖歸來  
謂宜百齡忽其逝哉兆宅是安嵩隄崔嵬篆比

銘章究彼孔哀

王立之墓誌銘

士而憂心苦思矯矯然不勝朝夕之憤而初不  
為其身之私者古多有之願今豈亦乏人哉晉  
國王子野質為人清若純淡視世事若無一可  
以動其心者惟以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以  
故其仕屢斥抱羸病而卒河南尹子漸剛毅之  
之士也或有不當其意者子漸嘆息憂悲發憤  
謂生可厭而死可樂往往哀歌泣下無幾何而



卒今城南而立之直方非有慕於此二人而性  
義實似之也立之仕宦視二人不及遠甚不足  
為立之道而子漸卒時年五十歲子野卒年四  
十五歲而立之之卒又少子野四歲是又為二  
人而窮者歟立之少知自好樂從諸文人行遊  
其聞見日博而日勵欲自置於聞人中其得四  
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喜稱譽立之者立之於  
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立之無他嗜好惟  
書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天編數十時遐荒窮海

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  
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只尺居而手相授也立之  
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  
勢利美官誘之莫肯自枉也立之雖有先人園  
園以居而衣食才自給耳每有賓客至則必命  
酒劇飲狹談終日無不傾盡若其大有力而饒  
於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於遠邇客有遊  
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為恨己立之嘗以假承  
奉郎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羅官亦僅累月投劾



歸待而不復更出矣凡十五餘年處城隅一小  
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焉命其園中之堂曰  
賦歸亭由頓有亦足以見其志云一時文人多  
爲之作賦歸等詩立之視朋友疾病死喪力竭  
勢窮而無厭倦意彭城陳無己卒于京師立之  
賻弟而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得  
風痺卧病踰二年而家事日零落賓客來相問  
訊者幾希嗚呼不可惜哉立之病中取其平生  
書籍圖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則其拳拳

慕義樂善獨隆如此此事古人所未有也立之  
高祖諱顯祖諱仁皆國史有傳曾祖諱希遠故  
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司空父諱棧故  
任供備庫副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娶定安郡王  
宗絳女遂昌縣君再娶宋莒公之孫女二子曰  
詢曰穀女曰入長適諸王孫士德孫女一人子良  
太觀三年三月丙寅卒卜以四月甲午附二夫  
人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進節村先塋之次  
立之病卧久說之歸自關中過其門往問焉形



骸非平曰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  
慷慨忠憤不少憊也且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  
無略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是不可不銘銘曰夫  
蹈滄海深山蹇產若辛以求厥志兮孰知有高  
風容與都城之士或輶擊磨車於聲利之塗以  
爲口腹之利兮孰與壺觴不徙席而卒歲彼不  
朝夕或疵或癘或躓或剝兮又孰若令名芬芳  
乎來齋

慕文安縣子碩人范氏墓誌銘

太碩人范氏秀州華亭人父故任光祿卿贈開  
府儀同三司諱仲模母胡氏安定郡君追封榮  
國夫人榮國卒時碩人年十有四歲能紀綱家  
事憐其弟幼而撫厚之輒自喜讀書如成人開  
府每歎曰若爲男子范氏其不興乎歸吳郡陸  
氏歷戶部侍郎終寶文閣侍制諱師閔嘉祐中  
侍郎之父大尉公諱說方被寵榮門戶盛矣然  
貧於清也碩人之初爲陸氏婦既不矜其榮華  
又亦不厭其貧至瘠己以爲宗族之腴其後太



尉公與其姑昌國太夫人不起疾侍郎持使節  
坐請籍中家人亦莫知其貧而各職其分者碩  
人素能貧之力也未幾侍郎出入復顯榮疑若  
可豐巨入時好者碩人曰何物能易吾之素耶  
迺率是志教諸子論語毛詩皆其口所指授而  
諸子易以五諸女相與鷄鳴而起曰可不勉哉  
吾母如何吾曹當如何大觀二年二月甲午卒  
於子長官舍年六十有九或曰碩人晚學佛疾  
病時顧左右曰吾觀華嚴經前日至第十八卷

若其為我終之語竟而卒是則簪紳先生難言  
也男四人方彥磁州滏陽縣主簿先碩人十九  
年卒彥朝奉郎惇彥承議郎碩人卒後八年  
相繼而卒欽彥奉議郎句當在京諸司糧料院  
女四人壻曰承議郎監在京左藏庫岑穰奉議  
郎韓琥朝請郎權發遣興化軍府王傑朝請郎  
晁詠之孫男五人旦假將仕郎曷假承務郎旻  
登仕郎是早皆將仕郎孫女一人欽彥卜政和  
七年十月甲子自開封侍中之墓改葬于鄭州



新鄭縣旌賢鄉禮也。大碩人政和四年追封也。  
初以元豐四年封德安縣君。云銘曰：春葩方榮，以傲風雨。有實必異，碩人為女。既其  
有行，蘋蘩夙莫，不侈其貧。碩人為婦，吾兒詩書。  
吾女管綏，吾後皤然。碩人為母，生名房闈。死傳  
匾宇，新所彌吉。吾銘敢侮。  
承議郎陸公墓誌銘

君諱惇，彥字德充，吳人。自其祖徙開封，曾祖工  
部郎中直史館，贈工部尚書。諱若冲，祖龍圖閣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諱說，父朝，諱即充。  
寶文閣待制，贈正奉大夫，諱師閔，母碩人范氏。  
德充生而沈厚，寡笑言。元豐中，侍郎使蜀，德充  
尚幼也。閉門謝諸少年讀書，至達旦，非母夫人  
為之撤燭則不止。長遊太學，猶在蜀時，獨處也。  
臣王氏詩再試禮部，紹聖元年，迺巨賦，辭中第。  
調懷州武陟縣主簿，侍郎帥秦，遂管句書寫經  
略安撫使，機宜文字隨府罷。調京兆府藍田縣  
主簿，侍郎帥雍，改鳳翔府，監屋縣主簿，遷瀛州



防禦推官澶州濮陽縣丞辟監解州解縣鹽池  
池兼知縣事未赴丁外艱除喪為從事即辟陝  
西路轉運司司當公事累遷承直即丁內艱除  
喪遷奉議郎為潁昌府司兵曹事未赴除監在  
京作坊物料庫遷承議郎政和五年六月戊申  
臣疾卒年四十有七德克居喪類子羔官非其  
所宜尚何可為德克道者方德克無恙時自所  
副而不有之矣在陝西有三中貴又競興功利  
誠云博矣人不自重皆以必進滿意金帛爵秩

德克迺獨端不敢前却使者怒之檄辦積石軍  
軍須德克即日進道群秦隴岐鳳階成之民與  
共辛苦委曲利害目告之民始悟前日之非是  
相率出力期會欣然見之者曰自軍行來未之  
或有也德克形儀不適時好臣謂必多不如律  
令其繩墨不遺纖芥卒德之異於他人嗟夫德  
克而少施設且如何哉娶榮氏安武軍節度推  
官存道之女榮卒時德克年角四十而蕭然獨  
擅一室日未嘗留色臣至終身雖深山習死之



士不是過也。男一人，旦從祖任將仕郎秀穎可  
喜識者交譽之曰：德充必有是子也。德充卒未  
踰年，旦亦卒。年二十二歲。德充弟欽彥，臣政和  
七年十月甲子故下考妣於鄭州新鄭縣旌賢  
鄉德充廼葬其壬宅，欽彥來求銘於說之。說之  
初見君，長安曰：吾知里姻婭之人也。後數年見  
君於京師，稍往來廼歎曰：德充瑚璉宗廟之器  
九又二三年復見君京師，往來益密，歎曰：赤刀  
河圖國器也。我將築室箕穎之間，相與講學躬

耕者非斯人耶？奈何！今舍我而死，耶竊惟廬山劉  
道原之為人，賢飢寒而不得衣之食之者，太尉  
公帥桂時辟道原從事，温公嘗稱之矣。則宜其  
門中有人物如此。彼壽夭窮達，則君子不敢知  
銘曰：  
山鬼降兮鱸飯，何所施兮瑚璉。紛群巫兮鷄卜，  
彼河圖兮自遠。吾敢忝兮厥祖，不我壽兮踵武。  
吾何恨兮有子，又誰奪兮弗與。可使絕兮不世，  
何可毀兮大器。彼斯世兮壽夭億萬年兮誰嗣。



吾自得兮本末又何有兮窮達嵩隗望兮新阡  
鬱吾銘兮不沒

宋故承議郎知楚州張公碩人范氏墓誌

銘

文正范公有子三人重望在巖廊威聲在僵場  
大夫學士因得以窺文正公之鋒穎棟棟然如  
文正公之生不沒也或以實德經濟或以雅量  
表儀或以鴻才光輝公有季女或瞻於兄弟間  
豈不是似也哉其年十有六既孤之五年也嫁

康節張公之季子諱琬元祐間以承議郎知楚  
州捐館時故家貧夫人晚乃有田幾百頃夫人  
幼女嫁東景文諸孫灝年者同邑居未嘗以一  
錢非儉也而卒莫能躡其所以富之術每遇事  
倉卒酬酢閒暇有餘地不其才似耶夫人三子  
威戢成先後卒於宮夫人臨喪豈不及禮而哭  
之不過乎情脫內在寢哭宋氏女亦知制宅事  
焉何能推之者威卒江外歸航一日風浪不沒  
者寸赤夫人中自若慰其衆人曰吾父吾舅陰



德在人可恃無恐不其量似即張氏內外百口  
畏夫人殆不敢平視哉之妻乃夫人之弟龍圖  
公之女也夫人不瀆更假以色前是教其長  
女嫁韓忠憲諸孫璉者必極其內外家法而夫  
人終始自律其身平居不墮掃如齋德亦似哉  
文正公於姑蘇建范氏義莊聞天下夫人抱病  
久苦辛呻吟中思為張成義莊終不辱其先正  
也夫人則曰是楚州之志云其在嘉祐間康節  
公參知政事夫人錫命服後以夫恩封壽光縣

君繼以兄丞相恩特封和義郡君晚以例易碩  
人病不起于政和八年七月壬寅年七十有七  
服齊衰三年威之子祺與諸弟頴種稜兼祐卜  
明年二月甲申祔楚州之墓求銘于嵩山晁說  
之固辭之不能銘曰  
昔者范張鷄黍之期者不遭時之君子言行之  
私也今之范張盟以忠義申之婚姻既續既  
者遭時之君子風化之宜也為女為婦生而榮  
死而安後人之誦者餘化之施也







之知鄉老非無在位得時者亦莫能挽之以進  
彼邊幅望譽之士忌焉而不往臣一言蓋自

夫肅公首于新野宅之林其善幾何婚以真

宋公陳壽大夫與選出所成直可與公

文集卷第二十一

猶不知公也賈侍郎見丞相政事堂曰吳瓊難  
進者願相公禮之以為多士勸丞相遽開公氏  
族賈侍郎曰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子也丞相  
異之曰是吾魏忠獻公三朝同秉政大臣之子  
其可不用乃擢行大理寺丞兼右治獄聞者為  
賈侍郎怒于色公曰如其素所閑習亦何嫌卒



辭之改丞光祿公曰是無足辭者在光祿軌度  
其儀雖貴近憚之有他丞相子為大官令勢出  
諸卿上羣媚誰謂公獨未嘗一與共飲食語言  
乃罷公丞事未幾丞相貶其子下吏治并及其  
前日得周旋者或不知公謂公可以辯其所以  
罷者公乃亟從吏部選得簽書忠武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有部使者勢焰薰灼一時衆目之曰  
禍人也其天資好弱人自戲一見公之貌而  
疏再接其言呂屈卒茹以利則難且慚彼禍人

者獨不肆繁毒於許人繫公陰賚之秩滿通判  
隰州轉運司檄隰之粟于極邊公不可曰隰人  
素貧幸無速斃之而旦夕他州之饋道隰之境  
車音塵接知州武人亦為公懼而公持益堅賴  
朝廷之惠特罷是投而他州之民孤上恩矣  
隰人乃繪公像而祠之去隰之日毀三軍公酒  
特契衆始知公前日不欲苟異撓衆今日能必  
行其志無得色調知郢州有蔡之富民李鑿者  
故殺人獄具而不承者再乃以屬郢鑿已逸其



證人矣公曰勿遽銅鑿以購古鑿使家人訴于  
朝提點刑獄夫朝廷旨乃不直公公罷所居  
官久之朝廷是公還公郢州公曰不辱爾無  
能復濟漢水乞宮祠得提點亳州明道宮時就  
養於子浚復州司工曹事之舍政和七年丁酉  
也七月己未公疾不起年六十有七積官朝請  
大夫妻孔氏孔子四十五世孫中丞之孫侍郎  
之女所謂六經之澤者亦於此在矣子二人浚  
從任登貢士第科雷早卒女五人壻蘇雍晁貫

之劉敏脩皆官人季未行孫男三人大方大端  
大中大中將仕郎公以霽之婦武早寡志節不  
肯改行特先任之貫之妻實子從弟之婦亦能  
正辭氣令人信其內外家法則公之為政闔門  
可觀歟前所謂卒不必施者非歟浚固能業其  
家矣卜以宣和元年己亥八月甲申塋公子東  
阿先塋之次來請銘於說之說之念公實畏及  
也每因公之言行而得古人之風義為不必蔡  
公之文亦不為不知公者其言曰江漢濯之秋



陽暴之似乎曾子不越人之履不履人之影似  
乎子羔七十子之後學者鮮與之倫雖不道人  
之善者莫之聞也公有文集十卷蓋有德者必  
有文也昔公之弟瑄東坡先生嘗為作日喻衆  
遂喜道其姓名如公者亦不見錄於東坡何耶  
銘曰

魯禮未失周道豈哀是生君子與古人期古人  
何姬我文肅公訓不過庭自感於中有之似之  
不約而一苟不其然曷貴乎德豈非大有食貧

不足言利則慚莫我能辱亦早于仕周旋四方  
彼非我知于德子先楚丘年少政力有餘初無  
學官匪我孰圖益治于穰歲稔督負曰將及賞  
則聚其數巢之蒲魚橫稅既免巢租合泚疆理  
亦辨刑辭而禮豈我所官亦莫我容斯道實難  
曰許曰澤果何能申不狀不懼有思于人晚專  
城鄙謂可少以既斥復還非公所正何去而之  
曰予白首窶而初仕始學南畝此志撓敗敢保  
而他公死不怨如勲業何世莫之安松楸于眠



有子若孫我銘之傳

宋故韓公表墓誌銘

有天下重望忠於君不顧其身而不以卿相為  
富貴者其唯少師韓公乎有子宗文未試而卒  
以孝聞有子璿承忠孝之慶少如成人任將作  
監主簿年八歲矣稍長以恩旬當西京崇福宮  
紹聖元年以詩賦奏名禮部上初親政策士  
對曰國家承平久宜慮未形之禍禍既未形則  
非言之可示也願令上其微不在左右近習乎

主司忌之而喜其文乃第諸甲戌之中是時名  
璿字君表後改璿又以新令字公表除簽書寧  
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廳公事丁父憂復仕當元符建中靖國之間君  
子相賀曰吾時也公表用為正言司諫則可否  
則中祕書可兩宰相有違言卒以自禍也知人  
才而棄之不用公表乃通判保州作娛山亭以  
自處焉屬知無極縣嵩山晁說之為之記代還  
乞管旬亳州明道宮滿始從吏部選得通判宿



州授代復乞管旬南京鴻慶宮滿復從吏部選  
通判鄧州嘗歎曰專城則弱不能顧貳能者亦  
可以少過矣乎待次久將行朝廷除通判鄧  
州者易公表穎昌府待次衆謂穎昌殆若韓氏  
之邑也前後治聲踵武為之甚易亦有甚難公  
表則入無以譽毀之授代乞提點杭州洞霄宮  
無幾何詔悉罷庶官之領宮祠者乃例至京師  
甫數日即還許曰吾將老矣宣和三年春小疾  
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時已築別第為清靜之所

布裘事香火松門特不慶賦詩閏五月甲子中  
夜命其子冕曰吾死求埋銘於冕以道其歆以  
僧衣棺窆之制以僧律出韻語六非詩非屍非  
播紳學士之所與知者又命律師誦戒三稽首  
席右脅以卒年五十有三是年十有一月冕亦  
卒弟瑄以明年正月朔旦塋公表及冕予靈井  
世墓之次悉不敢忘遺令俾說之銘之嗚呼韓  
氏一門內外弦章數百而不同其於公表則一  
也尊者之禮或為公表降為卑者師公表則人



稱之曰興家之良也公表恭於所事至於勤力  
疲而不已禮在財賄者視萬金猶一錢也其自  
奉也薄食味甚於寒人上世之產辭之雖文房  
之珍亦不顧一切給用無毫髮長物殆不知天  
地間孰為彼己也其於朋友則信矣然寡交遊  
不過海內數人恂恂然唯恐其為不善使不得  
友斯人若前日時與物並流而涇渭不雜也哀  
女子於門而同寒暑溫也要是簡而禮者也廣  
而儉者也柔而不犯者也能言而能不言不可

親而不得以疎者也猶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  
及者也或親且舊從遊終身而莫能器之况近  
臣上疏所薦之言巖廊雲霄不接之勢可得而  
舉之乎惜也逝矣余亦何言哉雖然甚乎其詩  
之類也珪璧含輝肆遠之士則曰似謝康樂近  
則似韋蘇州不知親其大父之自也世德於是  
而在其可泯不傳乎必有傍羅遠蒐以帙之者  
毋江鄰幾舍人之女妻韋丞相卯公之孫二女  
一既嫁而卒一尚幼韋卒時公表年三十歲未



有子公婦多欲女之公表不可吾族兄無咎自  
視其女之才地謂公表必不我辭乃亦謝之曰  
方有獨往之願也不復納室且生當玉帛自陳  
無用人幅之銘曰  
周室不競孰共其守玉曰韓氏爾其昌阜我家  
日偷爾唯用舊韓肖玉言百世令胄宋則忠憲  
當天下畫一門八龍少師用未寃有子有孫長  
孫是茂既滋育德不俾而壽舊章何觀廊廟何  
觀乃至不亡高出嵩岫我斯銘之以覺不朽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贈承議郎陳公公甫之配太孺人阮氏名徽字  
德媛其先建州建陽人楊文公所稱阮思道學  
士能默記數千言於書不再讀者太孺人之大  
宗也其祖中度與承議之曾大父文忠公同年  
進士文忠公器其文行以職方員外郎知涪州  
卒考通年十有五計偕與兄逸邈適俱知各乎  
時登嘉祐進士第卒於成都雙流主簿太孺人  
之母賈國子博士守約之女承議之母是謂殿



中丞宇文之女皆大叅之孫也賈氏自唐為相  
門風流人物特可觀而太孺人之英華容正出  
諸姑伯姨上幼往來陳氏家時文忠公之配亦  
國太夫人宋坐堂上見之歎曰人間有此好女  
子忍使為他人家婦莫如吾孤曾孫之愛也歸  
焉其姑以大家自處而嚴不以姨氏私之而太  
孺人閑習法度自其性質雖勤而不勞得盡婦  
道者十有九年承議有奇才駿識而仕不偶因  
兄喪遂屏居韓城澗上菜羹布裘如後門之子

而風雨寒暑安樂之太孺人相之者十年其長  
子恬脩其父之隱操久之而澗上穡事益荒蕪  
將有飢寒不給之累而內外怡悅益自適衍  
太孺人如一日以閱三十年既而恬起以為校  
書郎奉太孺人歸京師故廬以居未幾恬致仕  
歸韓城遷汝海入朝廷又復出恬以仕而太孺  
人若初不知有出入舒慘愛喜於其間也蓋凡  
夫若子之所志者宗族姻婭不足以與也而太  
孺人志之也夫若子之能事則學士大夫之企



及惟太孺人能之也至於為辭章以著明道脩  
練神明之微與夫釋氏清靜寂照之妙則太孺  
人之自得也太凡人家女子學書者有矣未有  
善顏魯公書如太孺人者至於不用筆墨袖中  
以刀出古今法書如重規循矩不出入豪髮者  
惟太孺人之能也太孺人知生民之樂皆在一  
身而外物初未嘗與也且其壽考康寧將九十  
而視聽食力猶五六十人雖嘗疾病將逝去猶  
平日寢處也當其間疾時汝之士人自勵守而

來莫不有憂也不幸而哭之者亦悉盡哀既送  
塋車有謝之遠而才却者行道之人孰不歎息  
曰是惟其母之賢是惟其子之賢其卒以宣和  
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年八十有四越明年  
正月二十有五日常承議之墓於新鄭先塋之  
次恬之下四子皆早卒三女嫁舊族之子孫男  
三人女二人恬既請其友嵩山晁說之銘承議  
之墓又為太孺人之銘銘曰  
曩者种征君志操之脩母氏之賢也种母聞詔



其子不聞相其夫未如陳母之全也後有賦關  
雎之詩及閟宮之七章者為德門而歎息不待  
吾言之嬋媛也  
宋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  
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  
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  
萬餘字落筆數千字在須臾間嘗行後下馬道  
傍讀古碑二千餘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  
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在傍胡恢乃携

啓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夏英  
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  
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  
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如國太夫  
入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待如國以異禮  
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薨上震悼之乃特  
錄孤曾孫以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司戶叅軍  
尋醫去復司戶戎州兼錄叅司法叅軍不以門  
地自慢遇事如老於為吏者國朝自丞相賈



公樞密副使吳公慶曆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  
逮公之出任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  
國者雖稀簡而必具起請申明若奏可本未寫  
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背至雖數帙  
不歇也以故勅令歷架彌棟塵垢莫可觸壞鼠  
糜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為利况在戎  
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矣白周守武侯  
曰無芥芥則失鑿柄願以編勅後所降依門次  
第之上奉朝廷之命下絕吏為民姦幸甚於

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  
公上編勅三十卷頌之以勸公之私書其異同  
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天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  
黠鷲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暉畏之公一  
見嫉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  
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  
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以公為神明而戎漢賴  
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樓  
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悉就逮公初



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  
夫人感疾公枕江下三峽謁殿中丞單驤其勞  
萬里夫人疾愈去為揚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  
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  
新唐書牴牾而不吏之也韓丞相王汝以負外  
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  
坐得鹽賊付獄日未午督案具甚急公乃故遲  
之心知其非真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  
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為公慚焉自是韓

公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  
而賢後太守朱大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  
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  
晚權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  
之不以殿最為己事卒無一人妄請者而刑戮  
賴之以省非它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  
罷使臣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  
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  
建明至合人賴之以不竒調宿州觀蔡推官未



行王丞相荆公用以便糴何北丁賈夫人憂免  
喪矐然歎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  
一官歸當改秩而舉將之格必虧其尚黽倪於  
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  
祿為乃屏居陽翟澗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誦  
佛經宴坐間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  
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  
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  
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今

為奉議即遇知恩贈公承議即次繹恩近思惟  
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壻曰文林即吳偕張文  
定公諸孫彥之鞠待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  
昌邦昌諤昌裔女二人長通耶鄴李捧一幼公  
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壙兩叔父父  
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  
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  
十四日塋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二十  
有一年因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



說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  
而辱下僚弓勅令刺於私室而虺戎誅以獨見  
乃未老而凋濱藜藿與蒿高弓相門之初必復  
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超超弓有祖有父之  
風烈而有子以景燦則吾之幽篆昭昭弓

東里張處道墓銘誌

公諱厚字處道姓張氏其先滑州胙城人徙鄭  
州新鄭曾祖諱純一邢州鉅鹿縣令贈都官郎

中妣魏福昌縣太君祖諱紳金部郎中贈光祿  
大夫妣李仙源縣太君父諱越朝散大夫贈中  
奉大夫妣王永嘉郡太君光祿大中祥符間為  
京西轉運使道新鄭樂其幽僻後乃徙中奉之  
居猶蕭條與邑俗稱至公久而遂為邑之甲族  
宅廬園林黍稷牲犧烝嘗有禮婚姻連大家實  
自公力田若節也所謂田野躬耕者古人以之  
其在令人能言之者尚寡甚則往來桑柘間已  
多自賢有如公者襜襖風雨不告辛老農之所



痺而上以奉慈顏下以厚群從其間晝夜未嘗  
須臾廢書不讀乃不知九州之中幾人也公幼  
嗜學纖條悉理各謹家法不詭經苟異同如其  
服田疇而剛區澮別也乃其所積者忠信篤實  
言行必顧未嘗失辭降色於人慷慨辯論常自  
申而不可屈寧失於介不失於同則又如其秋  
之穡也公以是自謂不仕則已仕必由文辭高  
第出申奉當任子則讓於仲弟季而欣然如負  
釋也蓋公少為辭賦甚力讀楊雄之千賦而如

董過之子讀雖嘗一點有司不再試而白首莫  
可奪其自勝之色且言曰文章要有宮商角徵  
賦何自而入無聲律則無樂矣詩禮又安所錯  
哉公之為人為人不為時慘舒大槩如此性喜談  
國朝故事曰勿易此衰老之身自慶曆皇祐來  
聞誦聲沐膏澤幸已多矣即今日死無恨若輩  
恐不吾如也或偶里巷破律亂常之役則悲咤  
大息若躬疾疹必思去之公雖服田間不出而  
洞曉世務前知某事當如此某人當出當入後



無不然者其與人合則寡矣近不南阡者五年  
遠不比陌者十年而前年子弟之道死時公乃  
後塋車徒行北門之外哭奠之時公年已八十  
矣平生無他嗜好而藏書將萬卷其得之甚艱  
頗今上御名與人通書每簡編後識顏黃門借書之  
戒又畜金石刻亦畱皆得自公幼年時無刑蠹  
可喜朋友間得見之至於三代尊彝鼎彝之屬  
則深藏不出戶牖曰初為吾一己之奉耳烏能  
爽人之顏色而博其嬉笑哉是則與吳傳正侍

講不以圖畫視人等也一旦為天勢力者取之  
去則復如碩長康之變飛柳公權之羽化云耳  
公行年將七十而綵衣老親側其及八十餘猶  
康寧食飲倍少年輩絕無疾病而為人脉藥起  
死則多矣其讀黃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無  
不窺於梵釋書則不一經目曰外吾周孔寧有  
道耶今年八十有四矣乃一日卧病語諸子曰  
吾即死不獨不藥亦當不食三日惟飲水清吾  
臟腑則全吾潔也後三日是謂宣和二年庚子



六月戊戌而公卒且嘗有言曰吾在十數年前  
昆以道諾吾銘諸墓臬說之惟公年七八歲時  
中奉在廷安龐莊敏幕府莊敏見公識其他日  
有立也治平間侍行北京則從呂陶汪輔之學  
以文藝見韓忠獻公復為忠獻公所賞嗚呼二  
公知公之才而不知公老而以布衣死也前日  
之田及公手植之嘉花異木數畝之園晚分二  
季初若未嘗有也他尚何言於公耶娶馬氏供  
備庫使用之之女先公六年卒男六人兼濟道

濟廷濟公濟思濟經濟見子則伯與末季女七  
人歸郭固王賁李純彥盛開仲潘唐王錫孫愕  
今見女小王婦孫五人敏之微之微之彛之渙  
之女六人二歸周鑄李翬公有詩及雜著二十  
卷嘗自號安常子安素居士越十月壬申塋縣  
之東里鄉潤色里世墓之次銘曰  
仕不願田則力棄吾田專修德一世人莫予識  
馬在轅身不出談詭經憤以叱事破律愀欲泣  
氣兕虎志金石天壽之將九十溱洧流嵩隗植



公不亡銘豈泐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聞之劉仲原父江隣幾梅聖俞許下八韓比首  
氏八龍其繼忠憲公而早達者曰舍人公天祚  
之年並時大顯者曰丞相康公門下少師公丞  
相莊敏公惟莊敏公震耀天下其家事治於官  
府諸子耳目習焉無難實難乎其婦也莊敏公  
長子宗恕求仁之配曰陳氏文惠公之孫祕閣  
校勘博古之女陳韓匹也陳氏之女教則韓氏

之婦儀未鷄鳴起空上問起居無恙願宗婦庶  
婦異職不敢不先其勞退而下堂謂長婦稚婦  
曰我與而齒為女兄弟不以夫兄弟以故宗族  
姻婭遠邇欣為夫人譽蒸嘗則神明福焉鼎俎  
而賓客既飽矣君子謂德曰是夫人也既相其  
夫必有全子求仁少年登詩賦進士第獨恨經  
術淺薄時有近臣養譽鍾山以經自鳴者求仁  
謹移書焉夫人勉之曰仕官以無文為恥我婦  
人不知何謂文而其無怠彼來自鍾山當國一



旦亟暴寵靈以急士求仁獨不得調已而仕也  
羅矣夫人為能使求仁忘去坎壈湫底之恨而  
有適於歌酒間惟敏公薨山上息錄十有五人  
夫人二子既長乃曰孰不親親睦族為大何以  
睦族無寧官夫貳宗之子若異姓之子吾兒無  
與焉可也求仁曰我待盡亦頗知而言之言先丞  
相之志也夫人生而淑靜木嘗一語出財賄聞  
殆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所不自足者西方聖人  
之書目之而未極其微也唯然齋戒夙夜則至

矣初從夫封壽昌縣君後以子拜太令人以疾  
卒于子珉之新第宣和四年八月甲子年八十  
有四珉新第所以為夫人之奉也夫人久疾其  
牀几食飲藥糞之賴者珉婦胡也子三人珉朝  
奉郎新通判鄭州琢文林郎廣濟軍司戶曹事  
琇迪功郎女六人適朝奉郎張基承議郎呂必  
強宣教郎李德充宣義郎環州司錄事傳寔中  
奉大夫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姚宗文林郎西京  
宗子博士岑又份孫男三人長昂女三人長適



迪巧節蘇籀珉前知葉縣有古循吏之政夫人  
族曾孫是謂文忠公五世孫恪道葉見市有祈  
禱往來者咸色憂問之曰令君之母病令君之  
毋我民之王毋也令君之憂我民之憂也則夫  
謂其既相其夫必有令子者信也已珉等卜明  
年四月甲子祔靈井求仁留臺公之墓吉遠走  
人同谷求銘於嵩山晁說之願舊好不得辭銘  
曰文惠之孫莊敏之婦求仁之相淑靜伊何不  
官其子唯德之尚有是一德百世之崇我銀諸

壙

宋故通直節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宋通直節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  
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  
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  
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節明年先生出帥定武  
節請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  
既四年漸從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  
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為嶺外之役



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叔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為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

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蜚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為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叔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穎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州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



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為泯泯浮沉  
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  
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  
第聚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  
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岫嶮  
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  
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  
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  
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

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  
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  
瞻則赴魏軍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  
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  
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  
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樂城公  
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無他  
成就歎曰鄉書當薦諸後生吾足不復踐文  
場地矣調充州龔丘縣主簿久不赴煩主客躬



趣於歧路淚流馬鬣而去無幾何家人輩相與  
念之曰主簿龔丘安穩無恙否乎舉目則主簿  
在室中矣時主客以微疾家居公曰親庭不供  
養而山色之簿言必吾勤耶不用白大人而投  
劾歸矣自是而語言而飲食而寒暑不去親膝  
久之血淚免親喪而貧不得不從調無為軍司  
戶叅軍代還監高郵軍稅主客有遺恩在吏部  
選而公之子實長諸孫公乃乞官其孤姪父執  
吳子友儔諸孤留落高郵二女貧無以嫁其與

吳並稱一時名士者久達往來郵上不一省吳  
之家公隱勤為子若姪娶其二女公之還自高  
沙七平生酒徒暴貴廟堂上盛聲色供帳燕視  
得意公一席笑語自醉不異前日也彼貴人曰  
進道如何避霜雪高者寒益甚也公謝之曰在  
席疾病寧論霜雪愁鬼於吾先之以疾病則吾  
當勞之以安逸惟公有以逸吾之疾則幸甚被  
貴人者不悟公之意以公管旬北京留司御史  
臺襲慶府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里閭豐儉樂



甚宣和四年七月己未疾終于正寢越日塋任  
城魚山世墓之次享年六十有四娶李氏繼張  
氏今孺人劉氏男三人公美公善公儀女四人  
壻董桂李相如馬紹承呂德充公與說之同年  
生而先二月公之平生未許他人知也嗟夫公  
有裕於中者不知鄉人有好惡不與知人間榮  
辱每自歎曰吾以祭則先滌濯以戰則先行陣  
以吾在言踣則死在鼎鑊而不在巔嶠尚何論  
吾於文字間和聞者且有以悲之說之飢寒飄

零江淮白首未有北歸之期能忘吾兄在承平  
時意氣和謹於兄墓作銘于壘後之七年銘曰  
生得吾孝死不得吾忠言有吾好行孰與吾同  
葬陰世墓之松

崇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本朝父子忝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  
謂惠猷公若安簡公惠猷公之子安簡公之弟  
尚書駕部郎中諱攀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  
生女淑靜得內外奕世之美嫁譙國文肅盛公



弟諫議公之子大子左贊善大夫知邵武軍贈  
金紫光祿大夫諱遵甫金紫元妃實夫人之姊  
夫人以閨壺組紉之懿克儷於饋祝慈訓間靡  
不宜之金紫捐館時夫人尚少家於舒州時夫  
人季父舉元為淮南轉運使欲再適夫人夫人  
辭曰寧死不可自是屏華瑣不肉食日一飯以  
訖於老聞則讀經史諸子極乎釋老陰陽卜筮  
之書特善吐納術以故壽考康寧初以子封廣  
德縣太君改封崇德縣享年八十有四男子八

人女五人孫曾孫七十有二人玄孫男一人其  
卒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訖金紫桐鄉之墓以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男曰叔溫朝散郎致仕仲  
良南康軍錄事叅軍貽孫蜀州軍事推官仲孫  
左朝議大夫知沂州昌孫宣德郎知汝州知城  
縣紹孫德州叅軍事孝孫彥孫女適朝議大夫  
前吏部郎中劉理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傳瑒進  
士張復古宣德郎王綾進士韓楷說之先妣文  
肅公之孫也得以為夫人銘銘曰



意嘻夫人燁矣其門淑女婦媵曾玄孫壽既  
媿德慶流不息玉珈如生壠柏其植  
首塔銘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維迦乘其付  
菩薩則有支殊頌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  
軌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  
二十八傳至于達磨達磨在梁武時始來東度  
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達磨壁觀人謂七年我知

何日雖曰頓示有漸方便初傳楞伽後五六葉  
則尚全剛既而南北分宗蕩然同異在迦葉傳  
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度至  
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岳慧思  
禪師九十日而證再傳隋天台智者顛天師十  
有四日而證於是手備六度融萬法定而三止  
慧而三觀質其宗為一言之曰具二言之曰法  
性離數而有三千即經而專觀心經之宗曰法  
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於涅槃衆皆為法



華其為迦葉文殊阿難皆吾祖師天台實傳唐  
章安灌頂章安傳緒雲智成結雲傳東陽慧威  
東陽傳左溪玄朗左溪為達磨宗者二十年乃  
自東陽傳荆溪湛然至荆溪而後智者之言畢  
載於書智者之言悉歸乎正其為一大時教不  
可得而加已荆溪傳天台行滿傳廣修修傳  
物外外傳梁元琇傳周清練傳有宋義寂  
寂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通傳知禮是  
謂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稟生知之上性思

義於童子之時其於天台之門猶諸荆溪于時  
斯教特盛異同亦多其人往往龍象重望未易  
系服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卒同一言之辯  
勤乎十返往來江山綿亘歲時非苟合者如事  
理揔別者三千具造不觀真心惟觀陰入至今  
稱四明尊者云時有大禪德在雪竇相與亦傾  
盡其傳廣智尚賢廣智初得於淨名最深乎性  
相審知佛法為境其傳神智鑒文神智破象潰  
以澄法智之海炎慧炬以緝廣智之明者其載



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  
神智而賢忠者明智中丘姓陳氏明州鄞人父  
榮母朱初夢日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初  
與群兒戲兒輩怖之因使出家終九歲授經不  
再讀嘉祐八年試開封府得度治平元年受具  
足戒依延慶智廣智廣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辨  
析如此廣智卒遂師神智甚力熙寧中神智開  
幃設問凡二百餘人無有出師右者為延慶首  
座代神智謂神智自謂不如去禮天台智者塔

遂謁忠于温州周旋者二年將歸忠曰行必紹  
法智之席子有私焉嘗夢摩利韋陀二天幸為  
位於延慶巖堂居有間神智去延慶師固辭不  
果非特符忠之言實慰遠邇士衆之望二天位  
焉後衆道場咸取以為法元祐間高麗佑世僧  
統義天者聰明瑰偉之士初為嘉興源公而來  
繇際海岸見師升堂聞末嘗聞咨嗟夫色且歎  
曰中國果有人焉既而義天接談辯者累夕傾  
其所學欲折其鋒竟不得毫髮主客揚次公多



之為師作真讚以師為玉池蓮中之人蓋師每  
以淨土法門誘進學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淨  
土彌陀來穢土他時所志於心者一日必瞞於  
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為彌陀大衆以臨  
池周之以十六觀察池蓮鳧雛天風翱翔觀士  
槁坐人音斷絕一涉其境道心百倍寧論信與  
不信固自疑其身非聖非凡其費巨萬而施者  
却之愈來工度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任其後  
者曰僧介然不勞不矜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

也古木之有今不知何為而有既二浙之所無  
則天下之所無唐文弼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  
其能勝此者有兵部劉尚書晏等所請勅號爾  
師一日辭去衆留之不可雖太守亦不得強且  
曰待六十歲再來居隱學山樓真寺衆方從之  
卒業會僧職湏才復不能捨師太守躬駕者五  
六出任寶雲寶其祖師通公之道場時寶雲額  
圯無一金椽師復新之咸曰師前日隆其三世  
之居今又興其四祖之宅孰謂像法之末哉先



是伽藍神腹中得願文一帛後更百年肉身菩  
薩重興此地師復退白雲山視隱學山為遠殆  
絕人跡衆以師之來居為之築庵像寶雲院凡  
四年亦無一日不講至止觀不思議境歎曰吾  
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為你不  
思議境辯正文指五章之裂大綱曰寄果明因  
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綱指  
歸釋疑太守俾令佐請師出住西山資教院辭  
之又請位延慶不得辭時六十歲師之道業日

屬於前四衆依歸亦視前為盛政和四年甲午  
四月辛亥師謂侍者法維曰吾嘗疾病今聞異  
香吾意甚適乃召十六觀察長懺人出曰吾今  
與汝筆訣別各默坐久之明日又告法維曰異  
香載聞悉召其徒至曰各宜修進再相見於諸  
佛會中跌坐面西而逝越三日掩龕顏色如生  
享年六十九歲塔在南城崇法院祖塔之東師  
首度弟子十有四人稟法弟子願徒傳道者百  
餘人其往來登門者不啻萬人佛事中所謂歲



藏者行於江浙盛於溫明明之盛又在延慶師  
率其徒數百餘人七晝夜行道坐禪歲復增盛  
其在歲藏外又擇其徒修法華藏者十年一日  
藏終禪觀中見大舟一眾欲乘之不可師獨以  
往來自是慧解一發其講法華玄義文句止觀  
淨名金光明經凡數十過師身不及中人而望  
之凜然其言平居殆不勝出口而講雄毅聳聽  
折心或退接於室中屈辯申談雲興泉湧不足  
為喻具與儒生言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子如

何此語在詩書如何儒生不能對師與申言之  
曰無乃其若是乎蓋師於周孔老莊之書亦無  
不究觀翰墨詩章皆出入上其誦法華經平生  
以萬數諸佛號不在數中所著述曰結蟻示迷  
裂網指歸釋疑不思議境辯正各一卷南岳止  
觀科二卷又有諸經題義諸文問答門人授辭  
雜文義四種未訖卷第師晚在延慶為眾置田  
數十頃曰願以有限之田為無盡之供連年為  
俱僧大佛會中曰不作大因焉得大果師之所



為必兼本迹而後得之至於吾聲之餘呪誦之  
功除民疾却鬼魅救旱灾者則人莫得而言矣  
師之高第曰法中等以說之頃歲宦游四明庶  
幾知師者乃以法維狀師行實走東里求說之  
為之碑義不得為辭伏念智者之為智也異哉  
龍藏之傳身而觀之固宜畢載而三觀之外復  
着手圓覺四行之成就着手楞嚴智者言之於  
隋其經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  
山親聞者此亦其獨與是故其教東及於日本

西返乎天竺末之與元也已或曰教外別傳不  
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外之有韶  
國師者故自斥之當挹語言不知此方以何為  
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亦非妄乃  
以何者為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導  
其教者曰梁傳大士北齊摘禪師後來推極智  
者之教而導之者曰南山宣律師其餘達磨法  
門義同贊者曰皎然禪師晚則韶壽二禪師其  
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禪師雖異塗而不敢不贊



者曰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意者曰華嚴  
觀師有公而異同而意自有所在曰慈恩基師  
唯是圭峯密弘用其言而妄相排斥專以四禪  
入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唐諫議大  
夫杜正倫嘗作天台教記惜其不傳善乎梁肅  
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李華為左溪言曰  
祇樹園內常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柳子  
厚為無姓和尚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  
台得其傳又於永州龍興淨土院書天台十疑

論于墻宇使觀者起信又為龍安禪師言曰傳  
道益微言禪散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  
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囂昏放乎淫荒吾將合  
焉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  
益肆積德於躬無辯於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  
顧予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  
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其後三十年果得明  
智於四明視彼暗證禪魔禪鬼定文字法師棄  
壞驢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謹為明智序



禪教之本末而為之銘曰  
佛道譯華聖言彌彰禍人以懼仁人以昌有來  
達磨壁觀而止傳失其序矜竈之子前是龍樹  
五百年餘傳乎迦葉承乎文殊著論既大阿難  
所集我道已圓佛棄之一慧文禪師龍樹崔嵬  
遠乎南岳煥乎天台惟我天台法華三昧昔在  
靈山兩華同會荆溪四明先後有聲一念三千  
克一圓乘山外山衆孰如三智立公昭昭三德  
而四既隆父席亦興祖基百界千如非我而誰

彼大寶舟獨乘而上豈我敢私諸佛所向待絕  
滅絕其然胡然穢土不除淨土現前法華淨名  
金光明觀所未及者涅槃緣斷儒生之來有文  
可載宴默何居白雲油海異端久出矧我所逢  
我不爾辯冰泮於風蠱神癘鬼咸知尊事雖曰  
盲俗豈不思致異香既聞我將以歸其歸有所  
涕泗孰依祖塔之東琢此新石以告來者永敬  
修德

高郵月和尚塔銘



夫與世士而論出世之法難矣哉惟觀乎世間者斯得不二法門也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其貴在宗廟郊祀者孰不有敬心哉然是器也或藏而不出或出而不耀衆未必能觀之况得而名之耶蓋四嶽之外又有高山存焉今之禪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本公法雲秀公隱然名聞於天子而累朝者德天臣暨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辭氣以禮之而三公之嗣法者其盛尚勝計耶惟是二公之外

又有長蘆夫公則高山在四嶽之外者也夫之嗣法曰高郵軍乾明禪院第十二代師曰寶月姓顏氏揚州天長銅城人母許氏夢梵僧而生師母于時談勝如舍利弗母師有伏犀奇骨眸子炯炯則夢中之僧也年十九為僧受具戒謁夫公於地同山得與琅琊愿為交率愿同見四祖演東林總而師留侍演及總又至長蘆見秀秀公時佛國白為長蘆首座欲友師而不可得也師久悟楞伽山宗通說通為一致永嘉真其



其人也。蓋元公秀公自請而禪本公夫公由禪而勸人以請其視今之啞禪魔禪闇證禪為如何哉。而師又特有異者。以謂南方之講與吾之禪近。則吾絕待之功。淺。惟北方之講。與吾之禪。庶幾深。吾絕待之功也。乃入洛。聽華嚴金剛圓覺。五年。極北律枯槁摧朽之行。莫知其初禪人也。師於是乎得師子奮迅。入三昧。又得師子奮迅。出三昧矣。庵居於高郵。久之。遂應其乾明之請。師為人朴直深靜。寡言。一日。高座上。天雨。

曼陀羅花矣。其後不問不言。不利物不言。不知世間有聲名不也。古者避名而名隨。今不求名不得名也。師則湛湛慮絕。沈沈名斷者矣。其來四方之供新。久廢之居。則皆實相第一義諦也。凡十有四年。猶少食頃。爾弟子道浹者。可童也。師稱之曰法器。可與觀聖種性。持不保其生緣。幾何年也。無幾何。浹卒。師嘆曰。吾亦何生。改和七年九月十三日。師因疾病告眾曰。俟鐘聲而去矣。壽六十一。臘四十三。以靖康二年四月二



十五日建塔城北金塘鄉弟子道源等三十人  
道滋今住乾明決之毋兄也予去年冬避金賊  
至高郵識滋滋來乞銘以予嘗名琅琊忽也不  
得辭為之銘曰  
草木及墻壁熾然說無時是謂所說者其能說  
者誰稽首能說者夫人大導師無謂我凡夫一  
念我見之地因山夫公曠勉有因緣今日所得  
法十方佛現前夫語演亦語夫默摠湛然惟圓  
乃稱珠惟珠乃同圓華嚴一法界圓覺三淨觀

金剛空不空與我互主伴我法實如是世人莫  
我証我與鍾聲同非常亦非斷

哀辭

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華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為第一乃  
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  
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椽  
剗之唯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  
明大旨不敢肆膏臆為新奇苟異坐誣古人其



為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元明得罪僑寓宿州信  
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於是  
信民中益遂靜所植園矣去而改官得宗子學  
博士信民執手板立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  
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  
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  
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  
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  
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髮能者

予益愛之與論交曰不敢與夫子交華後輩也  
予復歎曰斯人殆不可親疎耶若使斯人得時  
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  
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于事業如前日公卿大  
臣別來逾年信民疾不起楚州予哭之哀不能  
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為予言信民生平內相  
且其命當大貴予告之曰命所不知內相在昔  
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  
哀辭也一鄉有木甚茂兮衆顛越以投息君子



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  
兮亦謂予曰不然余之孺又何施兮抱公輸之  
絕墨羗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憂傷弗寤連  
以徜徉兮涉不脛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  
願孔鸞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  
良不然若人何為兮忽舍白日之昭昭念我平  
昔南北兮曾不得與逍遙警彼寶玉弗珍兮藏  
不襲而衢路之矇瞍遇如瓦礫兮雖埋滅亦奚  
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於若人訪遺編而

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玃果誰能子之知兮尚曰  
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第善厥躬後  
有人以興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祭文

祭鄒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具官晁說之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志完侍郎同年之  
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  
譽方思畜而躬積念不屈於小官矧得申於黼



席知所言之如何安自剛乎膽策誰行堪乎巖  
南乃連歲而再後后皇仁而可憂入瘴霧而不  
瘠方湛恩於里閭何疾病而易箚嗟無恙於投  
荒而不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  
罄君神定而長髯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達於人  
間猶齡松而齒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才踰乎  
半百既疾病而融融獨顧母而喑喑鄉人當君  
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佞佛佞道身可贖  
而誰惜竟不驗於須臾徒垂俟於窀穸率是一

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畜於石中雨為天  
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踳勸  
而此及我獨佹僚之劇願惟北方之學不老隱  
而佛願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闢君每幼  
服而歎曰高論之如擲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  
生死之隔聞君疾病而異夢恍惚帝所之履鳥  
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違其所適不然嵐飈之餘  
使君盡而神癖嗚呼沈痛之何訴君有子如珪  
璧庶君後之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



死耶我之生亦何益尚饗  
惟靈異姓王之諸孫同時士以推美恥一日而  
憤憤當百後而嚴嚴毘勉尚方不悞鑄金之鑄  
周旋外服悉多刻石之思位不稱才人誰知已  
覽白髮以自歎撫青箱而言歸方就彩衣之娛  
遽告總惟之變漢家典故悵能言而已空越絕  
山川痛令儀之如在說之等偶緣未契得展初  
心愧錢郎之並遊忍屈原之獨弔率是衆戚以

俯一觴尚饗

祭崔德符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  
怒疾和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宦沅湘樂詩思  
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  
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  
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隣幾之  
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  
呼逸於晦蒙身偶蒿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







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難多憂浩不必陳惶  
惶所因曷云今茲敬式在法下遠吉辰匪他之  
求疾病是軫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  
主人貧門冬昌木尚感不仍一有疾病四聲入  
隣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效力唯我翹王翹  
公五更淒露輓轡苦辛前期白翅亦未能二物  
既備屏氣途地婦女不見鷄犬不聞爐火之甘  
異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其臻輒復自憐廢  
筆每飢不飽此天胡然禹迹之中無片瓦椽我

筆我墨債屋于山聽石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沙  
相纏離妻如瞽易牙不賢蓋亦有道牛斃而咽  
吁其久腰墜足顛孽穢益溲亦澁消首弗消除  
我危特艱然是末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  
大屬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  
此譽而譽彼毀而毀笑語嫵好誰復我鄙沈絕  
舊學不到唇齒遠人書疏蠶頭謹字近人請謁  
百門千紙炎炎先附寂寂早退用間于親厚我  
百倍傳罪于賢功亦不貲一朝鴻禧復使職位



東海搜珠西海築壘南海封龍北海縛鬼入拜  
宗工先媚涕泗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臯夔  
今百執事誰冥司命亦未必我死爰積誓无四  
十七歲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  
祭龍池文二首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九日戊辰朝請  
大夫知成州軍州事管句神霄玉清萬壽宮兼  
管內勸農事賜紫金魚袋晁說之敢昭告龍池  
利澤之神去秋民匱於種幸不至於流庸神初

譴之而卒昇之也而吏不敏失職尚何顏以事  
明神哉今歲春首雨復未應民心不收不保厥  
死神與其終煩嘉惠不若始初欣喜之也若吏  
之無狀其可再赦諸前日嘗有請千萬丈潭利  
澤神為七日之期頗有雲氣之候而竟屯於施  
柰何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留落飢餓嘗  
居于斯潭之上遂使潭神今亦瘖其波瀾而餒  
無所潤歟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實杜陵  
之老視今噍噍而生者又復何有惟我龍池利



澤之神初未嘗有得喪於一人則可以德氓庶  
無疑亦以雪萬丈潭神之耻尚饗  
又博學之士必知澤之神也  
維宣和六年甲辰二十五日甲戌具官晁說之  
敢告于龍池利澤之神伏念不肖為吏之薄每  
有言也下或與之上必阻之得非使者之聰明  
難以予吾民之聾瞽苟以為然厥聰明孰如有  
神前日薄德之吏走祠下布心腹既罄而既危  
乃蒙我龍池利澤之神念其亢旱之久愍其荐

饑之虞畀之雨雪以如期是則神之聰明感應  
何易而仁不吾欺遠邇大小驩欣踊躍沐神之  
德孰不咨嗟屛守幸朝夕自免而去而邦人惟  
神之事世世其不違尚饗

文集卷第二十

先大父平生著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  
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商瞿外傳曰京氏易式



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曰詩晁氏傳曰詩論  
曰書晁氏傳曰書論曰春秋晁氏傳曰春秋  
辨文曰春秋年表曰中庸傳曰右論大傳曰  
論語講義由壬寅年孝經論語及吾經小傳  
曰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曰儒言曰  
叅記許氏文字曰異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削  
觚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鵝志曰唐逸士志  
曰清心堂雜志曰隨省曰招變曰嵩外墨省  
曰晁氏彞訓凡十有三種合有三十二書其

它文章不在焉固有已行於世者唯易傳用  
昔人之戒期死而後出之靖康之後兵火屢  
更平生文字與五經圖書悉為灰燼建炎二  
年僑寓海陵乃自歎曰平生述作無復存者  
唯志於易今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  
也病能飲食而於易則不能可乎遂追述舊  
作為周易太極傳又為外傳及因說是年渡  
江來寓金陵先是  
二聖北狩中原陸沉痛憤湮鬱連年抱疾至



是增亟終于舟中實建炎三年正月七日也  
享年七十一其遺言殮以時服藁葬僧舍不  
封不樹無以文誌墓第以吾道號刊諸石待  
它日遷祔先塋汝等若訪類吾遺文則以嵩  
山景迂生日之蓋之雖亦未敢及於公卒  
公平平生慕溫國司馬文正之為人也晚年留  
意於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自稱天台教僧  
又號老法華家有  
昭陵所賜

文莊公飛白國安二大字則又號國安堂主  
子健不肖不足以顯揚

吾先大父伏自捐館之後徒步往來江浙間  
求訪遺文者三年得上

朝廷章九右律詩三百一十有二易規十有  
一洪範小傳一詩之序論四雜文十有七書  
十有六序十有三墓誌等九記贊銘題跋四  
十有九編成一十二卷其題則謹如  
先志云又得京氏易式并周易太極傳及因



說與外傳彙繕寫藏于家以俟後之君子嗚呼  
先大父平生所述文字亡軼盡矣今得之者  
百無一二子健儻未死說當繼繼博求隨其  
所得以編次然不敢以一言述美  
先德竊攷古今圖書莫盛於隋之御府所藏  
然隋之書悉沒於河多不見於世世之學者  
徒見其藏書之目每為之興嗟痛惜故今於  
文集之後悉紀其所著之目知後之覽者必

有掩卷歎惜者矣豈獨不肖之孫子哉紹興

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孫右迪功郎特改差監

潭州南嶽廟子健謹記

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  
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  
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官遊江湖  
蜀淮荆襄徃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為二十  
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  
郡庠以廣其傳唯是收拾兵火之餘傳寫訛



闕異同不敢輒易改補去取尚俟他日訪本  
校正始子健約叔位季弟子闔同亦訪求每  
有所得互相傳錄茲以索之未至迫於受代  
據子健所有今先刊行且約諸孫博訪不怠  
隨得附益或為外集以傳今列名于後所期  
博雅君子昔有藏者舉以見授俾獲廣諸  
先大父著述之志實諸孫之至願也乾道三  
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  
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子

健謹記



文集卷第二十後雜文

景運遺表

東帶立朝粗識為臣之義策名委質敢忘將死  
之言為封章之既通雖蓋棺而無憾伏念臣幼  
師古訓夙踐文場粵自書生早塵仕版久栖遲  
於下位蓋連蹇於一生晚膺特達之知遂有遭  
逢之會起於謝事擢寘要塗道山英俊之遊鳳  
閣掌絲綸之命逮上聖之有作持從橐以入朝  
欣拭目於堯眉有就日望雲之幸嘗進言於舜



問聲拾遺補闕之誠而臣鼠技有殫難逃天覽  
馬方既竭出頤祠宮豈期血氣之衰遂致筋骸  
之病藥石弗効疾恙彌在膏在盲復留連於聖  
日啓手啓足尚能勉強於免言伏望  
皇帝陛下以宗廟為心以蒼生為念用人惟已  
從諫如流勵朝廷之羣臣以盡萬機之理收天  
下之策士以圖二聖之選摠攬乾綱維持天命  
佑賢輔德富國強兵命將出師志掃清於沙漠  
投戈請藝時親近於簡編臣生也措紳不能殺

身以殉國死而訖木猶當結草以酬恩臣無任  
祭晁待制先生文

嗚呼善惡同初賢愚習殊天性少成驥子鳳雛  
先生妙齡滄海明珠晚殿諸老轟然名譽馳騁  
皇王淵源仲舒追古辭章參差相如凡人一生  
文行罕俱公兼文行錦繡堵璜漢有賢良聲軼  
八區文元其後奕世亨衢公克其家前哲齊驅  
召從東里名滿中都景星鳳凰人指而呼代言  
絲綸詔誥典謨道有屈伸卷而不舒蒼茫風塵



轉蓬江湖遽萎哲人世夫楷模斯人云亦斯道  
兵墟時嗟先生才通儒行藏司馬自號景道  
世有仲尼茲顏之徒試策明庭忠憤略據第居  
其上降遭姦諛豺狼縱橫獻書公車廢棄十年  
道義充腴宣和以下開新章奉送昧然以人仕也  
夫禁待制晁回未文與昔長壽錄各譽德  
維紹興九年八月十六日癸亥從表姪左承議  
郎新差權發遣果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偕緋  
魚袋邵博謹致奠于建康府正覺寺故微猷閣

待制晁公四丈之殯嗚呼古之為士實有所傳  
曰某氏學示不敢專末世無師躡等以前玩戲  
昔人去而自賢惟公老成輩行居先文元文莊  
盛德百年南豐東坡相與周旋峻潔之文凜不  
可攀豈無衆作謂冗宜剛尚為餘事志其所難  
平生讀易三絕其編脫傳去太極意于先天  
或從之罔識淵源歷論九學多遭謗訕師說不  
祥口語益繁怪名退之從昔所歎黨禍中起  
以為姦築室嵩陽已掛衣冠晚歲來歸待詔金



鑾兵戈風塵與國俱遷南北大江賦鋒如由困  
予建業病迄不痊昔我先君公之所尊我在童  
子已登公門覽其少作詳以知言飄零白首後  
疾辭官秦淮之岸來繫歸舡草木荒墟賤屋數  
椽低回其下公殯在焉昭德之第旌賢之阡公  
胡不歸埋此道邊有言益悲為公潛然尚饗不  
昔晁氏世譜節錄公未及華而公次文次文年  
知想幼孫示文莊曾孫甘仲行孫端齋子瀛  
長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出身

累官至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賜金紫嘗為

兗州司法叅軍蔡州宿州教授改宣德郎知磁

州武安定州無極縣坐元符應詔上書得監

嵩山中嶽廟陝州集津倉再請華山西嶽廟明

州造船塲通判鄜州提點南京鴻慶宮知成州

遂請致仕

淵聖皇帝嗣位以著作郎召除祕書少監兼太

子諭德未幾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坐

請補外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太上皇帝嗣位召為京侍讀復待制提舉萬壽觀再請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正月七日薨于江寧府舟中享年七十一假葬于江寧府正覺寺贈通奉大夫後累贈至光祿大夫始公命他日遷葬先塋長孫子德念先壠久隔因借地建康府上元縣長寧鄉之東陽幼子公毫於紹興元年奉永嘉太夫人柩自溫來祔葬其地且遵遺言不封樹無埋文而以道號刊石為誌公平平生蓋慕司馬文正公為人自號景逸生

晚年留意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又稱天台教僧亦號老法華復以

昭陵所賜文莊飛白國安字名堂而號國安堂主此其號云所著述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詩晁氏傳詩論書晁氏傳書論春秋晁氏傳春秋辨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右論大傳論語譜義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儒言參記許氏文字異同



志有舊養素削觚山下草堂雜書石鵞志唐遠  
士志清心堂雜志隨省摺夾嵩外墨省晁氏彙  
訓凡有十三種合三十有二書與平生所為文  
章屢經兵火散亡殆盡晚年又著周易太極傳  
六卷及因說外傳長孫子健尋訪遺文今編類  
十有二卷傳著在外娶盛氏朝請郎觀仲之女  
封隆平縣君改封碩人累贈永嘉郡太夫人

題嵩陽景迥生文集後

從姪公祖

景迥先生自少日激昂刻意經術尊先儒謹訓

詔未嘗億措一言以悖理害教也慕司馬溫文

正公為人深知于范公給事蘇公內翰豐公中

丞曾公舍人子開劉公學士道原范公以博極

羣書雅有史學科薦蘇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

述科薦又論先生于朝以為自得之學發揮五

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屈輩行交先生當世知

名士樂與先生遊而先生亦不屑也嘗著易商

瞿大傳十卷易商瞿小傳十卷商瞿易傳卷商

瞿外傳六卷京氏易式一卷易規一卷易玄星



紀譜三卷詩晁氏傳十卷詩論一卷書晁氏傳  
論七卷春秋鼎氏傳十二卷春秋辨文六卷春  
秋年表傳三十卷中庸傳一卷古論本傳五卷  
論語譜義五卷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  
十卷歷譜二十一卷儒言一卷參記許氏文字  
三卷異同志三卷有舊卷養素削觚卷山下草  
堂雜書石鵞志三卷唐逸士志清心堂雜志隨  
省柘麥嵩外墨省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高陽景迂生文集十二

卷

從姪

公武

諱說之字以道文元公元孫少慕司馬溫公為  
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  
之元符中上書居邪中等博極群書通六經尤  
精於易傳邵堯夫之學著太極傳播紳高其節  
行嘗守成州時民訴歲旱公以為十分盡蠲其  
稅轉運使大怒督責甚峻因丐老而歸靖康初  
以著作郎召遷祕書監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  
子詹事俄以論不合去國建炎初終于徽猷閣



待制  
書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詩後

從姪

建炎二年公鄩隨侍寓海陵景迂伯自儀真來

居是歲十月十四日公鄩侍十二叔之姑蘇

請違景迂蒙誨之云吾老大不晚為枝江之行

汝歸不及見矣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讀書當先

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不患不能為一賦能如

此取青紫不足道也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

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

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遂命於架上取素川紙

寫此詩為賜復云予旦夕將成枝江之行充弟

鄩姪乃先蘇臺之役相對小然書以為別嗚呼

自爾之後不復見顏色越明年春景迂至金陵

得疾不起歲月驚過於茲一紀因閱舊書獲見

此詩想像如昨日感嘆之不足因以記賜詩之

端倪教誨之藥石云紹興十年二月二十日公

鄩謹書



書毛詩後

從姪

公鄩

公鄩建炎庚戌侍親寓海陵景迂伯自儀真經張  
 遇之難來泊念四叔舍景迂語公鄩吾脫身虎  
 狼煙焰之中無絲縷以自隨知汝有經史諸書  
 可悉採於吾案上老不能讀聊守以自娛如愛  
 緜人見緜而喜也用是白大人乞一其笥致景  
 迂左右諸書皆宣和中以越楮所印賀公方回  
 鮑公欽止嘗見六精緻景迂先有江南之  
 行復語公鄩曰書且借行它日相會當復歸汝

至秣陵景迂

二十四

來居建昌繼而公

鄩隨侍至訪書

烏有矣或云為人所焚痛

哉是經公鄩得之廣陵景迂俾季父注釋之得

于煨燼之餘展卷長

紹興丙子秋

社









